



猫的哲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美】瓦查·马苏 著
陆钰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712.4

260+1

2006

猫的哲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美】瓦查·马苏 著

陆钰明 译

(沪权)图字 09 - 2006 - 65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猫的哲学: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美)瓦查·马苏著;陆钰明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0

ISBN 7 - 5321 - 3056 - 8

I. 猫… II. ①瓦…②陆… III. 寓言 - 美国 - 现代 IV. I7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793 号

Copyright © [2001 of first Publication of Two Pussycats: A Fable of Our Tim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WESMA Publishers (P. O. BOX 401, South Deerfield, MA01373 - 0401,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Charles Mark & WESMA Publishers

The translation was done in cooperation with WESMA Publishers

责任编辑:吕晨

封面设计:王志伟

猫的哲学

——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美]瓦查·马苏 著 陆钰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117,000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100 册

ISBN 7 - 5321 - 3056 - 8/1 · 2338 定价:1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 - 54742915

前 言

这个故事描述的是一次失败的实验。该实验研究如何养育、教育、培训两只雌性幼猫。故事描述了两只猫咪向其主人兼恩人所展示的它们部落的神话、它们的高贵血统及其在文明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最后它们如何遍布全球、征服世界的故事。

故事描述了两只猫咪从埃及被诱拐的经历、雅各的梦、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邂逅以及许多令人欣喜和极度悲伤的插曲。我们的旅程涉及女巫审判、动物审判、菲尼基人、罗马人、北欧海盗、诺曼底人以及大洋彼岸的勇敢的探险家，甚至连超自然力量也纳入了我们的视野。

整个寓言是一部小说，人名、地名及其中的种种经历皆为虚构，只有历史事件大体真实。寓言的精华部分为其寓意，那留待读者自己去阐释。

本故事是在与朋友们的多次讨论的启发下写成的。书中的猫的经历是真实的，与朋友们所探讨的话题，如现代人的哲学与社会、现代人的信仰和迷信、现代人的哲学、思想及宗教倾向等等在故事中均有所反映。但寓言的形式可以使我们融入自己道德的或讽刺的评论。正如伊索寓言中的龟兔赛跑一样，跑得飞快的兔子终究赶不上跑得缓慢的乌龟；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我们

赶上现代社会，它已成昨日往事。

本书以明白晓畅之语言写给成人阅读，并非专门写给儿童或青少年。希望成人读者能发现此书趣味无穷，值得一读。

第 一 部

咪咪小猫

小猫咪咪

小猫

咪咪

猫

第一章

国际象棋和星期日报纸

一个星期日下午，天气晴朗。在下完棋后，我驱车回家。这正是凉风习习驱散夏日炎热的好天气。天空一碧如洗。在这种天气里，你宁愿待在野外，呼吸新鲜空气、植物的幽香及刚割过的草坪的芬芳。那个星期日下午，交通比平时略显拥挤。因此我有闲暇放任自己的思绪，但并非漫无目的。我在思考着国际象棋的优点和缺点。在停停走走的交通道口，我的思绪不时地飘飞起来。

其实那天我并不想下棋，我也不希望用下棋来夺去我那个下午的美好时光。我受骗了。我去拜访一位老朋友，想去聊聊天；我好久没见他了。最后他打开电视机（那正是借故离开的好机会），我准备向他告别。“不要走，留下下盘棋吧。”结果却下了两盘。输掉的一方毕竟有权要求再下一盘。因此我不得不再下，结果被缠住了。

现在说说我自己。我下棋已有多年，并且棋下得不坏，但我更喜欢聊天。下棋不能代替聊天。我不愿和我父亲下棋，我是从他那儿学会下棋的。当我慢慢地能赢他几盘棋时，我更不愿和他下了。我不愿和自己亲近的人下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

友。所幸的是，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我想想自己。我总是无可匹敌。有时不得不下棋时，我就坚持一边下棋一边聊天。我坚持每下一步棋没有时间限制，聊天也没有时间限制，而对聊天我却更为认真。你是否坚持谈话收尾一定要好，比如一则笑话？如果你卖弄自己，你就不懂谈话的艺术。一次有益的谈话需要开动你的脑筋，也开动旁人的脑筋，那很重要。我不介意旁人打断一盘棋或一次谈话，但你必须理解谈话是人类大脑的自由，除非你用法律、愤怒或条约束缚它。

因此我总是边下棋边谈话，对我来说，谈话比下棋更重要。毕竟机器也能下棋，而且下得很好，但你能想象它们也能边下棋边谈话并且还能赢吗？没门。除非机器造得跟人脑一模一样。

我考虑我的策略。我常常通过谈话的鬼把戏赢得光明磊落。我常常表示出对对手的关切。“啊，你的开局真是了不起。你在中心部位让我陷入困境。”这句话应作如下解释：“我已尽力解开中心之围。现在我要逗你玩玩，在边上下一步棋。”我把对手的注意力吸引到看起来似乎非常危险的几步棋上，但这几步棋仔细一想又不危险。我挑逗我的对手去破解我“不怀好意的”攻击。我的用意当然是在别处重新组织棋子，展开更为有力的攻势。对明显错误的一步棋，我允许对手悔棋，他通常感激万分。但通过打破其乐于接受的游戏规则来赢他，这往往最令人沮丧。胜利似乎也有其道德空间。

在别的场合，当这“明显错误”的一步棋其实是好棋时，我也表现出我的大度。对一个丧失斗志的对手，为了让其把棋下完，我往往给予鼓励。我有时假装犯一个错误。如果我的对手吃掉了我满意的一个棋子，我决不悔棋，而是马上投入到下一步棋

上去。

多年以前，我曾跟一个很好的棋手下过棋。他问我，下棋时有什么最值得我记住的。我想不起来是如何回答他的。我猜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对手举起一只棋子，最值得记住的是抓住它。”这个建议似乎太幼稚，但我现在理解更深了。还得加上一句，接下来最值得记住的是，如果你的对手接受了你的“牺牲”，马上走下一步棋。有的棋手要求悔一步棋，少数人要求悔两步棋，但几乎没人要悔三步棋的。

我们从战争中得知，大多数战争不是以高超的战术取胜，而是由于敌人的严重失误而取胜。历史上的大将军最终都归于失败。我的头脑中闪现出几个著名的例子。了不起的汉尼拔大将军，所有攻击者的典范，通过天才的战略攻城掠地，几乎拿下罗马，却未能保护其后方家园。更为现代战争狂，如拿破仑，希特勒，同样远离家园，最终他们都无法自保其家园。战争狂只知道攻击，进攻、闪电战，他认为进攻是最好的防护。

国际象棋跟战争一样：有小规模冲突，重大的攻击战，严重的保卫战，以及战略撤退。你可以赢大战役也可以输局部战争。只是国际象棋仅仅是真实战争的一个缩影。更为单纯，只是战略的一个代数，一则游戏。然而，跟真正的战争一样，冒险起着同样的作用，那是对战略逻辑不可预测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冒险是战略不能填平的沟壑，越小越好。勇敢冒险者大多失败，小心防护者则能生存。因此，小心看护好你的地盘，察觉敌方的软弱之处，使敌方陷于不明真相的境地，千万不要以对方可能的错误作投机。只以你自身作投机。伟大的领导者设计出伟大的战略，下伟大的棋局。起重要作用的是小心翼翼的每一步，每一个小兵的每一步，因为每一个小兵都可能是一张王牌，可以四两拨

千斤。

我问未曾谋面、不知名的听者：你知道没有外交、没有宣传的战争吗？古代的大英雄在战争前都互相侮辱。大的战役都是狂怒的，号角的轰鸣也是如此，传播着我们称之为心理战的信息。我倒更愿意称之为信息战，或者以现代的术语来说，是媒介战，宣传。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伦敦大街上的一次游行，那些印度和巴基斯坦血统的青年男女带了一条巨幅标语：“我们在这里因为你们曾在那里！”谁能抗拒这样一条信息？

媒介战最常见的信息为：“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因为他们做了他们所做的。”这个信息是如此强有力，它把双方都锁进打不破的铁栅之中，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忘了这信息，战斗的激情已经过去，双方都被打倒。他们幼稚的智力不相上下，很快忘了这信息。

你会相信有多少输家会竭力挽救无法挽救的局面？真正的国际象棋大师几乎从来不那样做，但通常输家总是希望对手会犯错误，从而扭转局面。事情有时会这样。因此，在下棋时第三件最值得记住的是当你快要赢时要加倍警戒。对手没有缴械投降，战争就没有结束。

现在你赢了。那又怎样！如果你是个强手，你只能从中获得很少的快感，你得感谢你的合作者，是他成全了你的优越感；你的胜利毕竟没有代价。如果你不是个强手，你会想知道你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对手的失误而非你自己高明的战略。只有当你在同对手旗鼓相当时，你才能品尝胜利的滋味。如果你是个聪明的棋手，你会知道你之所以赢是由于对手的某些失误造成的。这不是安慰，因为如果双方实力相当，用同样完美的战略来下棋，就像两个计算机系统一样，那结果一定会打平

手,与不可战胜的战略完全是两码事。一方的失误造成了另一方的胜利。

重温下国际象棋给我的智慧上的启迪,给了我极大的满足。不然的话,这车就会开得既烦人又乏味。最后到家时,我想我对这个话题已感到十分疲倦了。我妻子的车还未开到车道上。她曾跟我说过可能要吃了晚饭后再回家。干什么好呢?那厚厚一大叠星期日报纸正在客厅的桌上放着。报纸有点皱——我妻子是个热心的星期日报纸读者,拿到什么报纸就读。她熟知所发生的一切,正好弥补我对诸如此类事务的一无所知。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会嫉妒她能从这些无害的轻松读物中得到极大的快乐。这并不是因为与看报相比,我更喜欢看电视,也不是因为她两者都看。我们平时很少打开电视机,只看些新闻(放商业广告时,我就用遥控器关掉),还在非商业频道看些好的文化节目,亲身参与体育活动让我获得更大的满足。但我更喜欢园艺、散步或游泳,当然还有跟别人聊天。

去菜园看看太晚了,而晚饭则早已准备好,只要在微波炉里一转就行。我没胃口,我想不吃晚饭也行。因此,只坐下看报。

报纸并非没有优点。但由于它们越来越厚(广告越来越多),我只能挑着看。现在的报纸,你只能挑可读之处,从词语的海洋中抽出几段来读。普通读者花在报上的钱恐怕仅仅跟报纸的重量有关。什么时候他们能够发明一种由电脑设计的补白,刊登一些真正的新闻?他们的座右铭也许应该是:“我们印刷新闻,还有更多。”而并不是像普通读者所发现的那样,他买了报纸,却常常搁在一边不读。有一则报道让我印象特别深,它说有一种碎纸机能把报纸转变成有用的肥料物质。要是那样的话,普通读者把花在报纸上的钱跟报纸的重量联系起来是对的,我

把他们称作园艺工，他们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跟旧时并没有多少差别，旧时报纸也兼作包装和卫生纸。头脑里这样想着，我坐下来看报，最后竟会完全沉浸在报纸中。

事实上比我预料的更糟。一连串奇怪的犯罪，谋杀，断肢案。注射针和其他医疗垃圾冲上海滩。堕胎的支持者，反堕胎者，反反堕胎者，反反反堕胎者，以美好和上帝的名义一决雌雄。受虐儿童，受虐妻子，受虐丈夫，受虐父母，受虐老人，受虐学童和受虐教师，受虐病人和受虐护士——也许人们一直在互相虐待，或者至少大多数时间是这样。听起来就像是旧时的阶级斗争（现在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那时主人和徒弟们都互相厮杀。但现在有更多的虐待。现在没人被虐待吗？甚至动物都受虐待。现在没什么东西被虐待吗？环境，土地，森林，河流，海滩，甚至山脉也受到污染的虐待。甚至大气层和同温层也被污染了。监狱暴动，社区居民与警察冲突，社区居民施暴和自杀。我翻到毒品栏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我们将往何处去。过去的老问题总是国际政局——几年来，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像鞭打死马（很长时间后他们才敢接近死尸，直到每个人都闻到臭气），但现在，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个长久以来的话题已经不再受欢迎了。但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泥浆似乎要溅得满天飞。犯罪组织到处都是，军阀，贿赂和腐败。这个世界成了危险的场所，人们的焦虑是对的。不敢离开你的地盘，保护它，不要让别处的人来淹没它。

啊，这里是富有的，地球上最富有的地方，但没有钱。医院的床铺是空的，因为没钱。学校的班级在缩小，同时又在变得太大，因为没钱。清除危险物资落后了，因为没钱。还有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因为没钱。你不知道世界上那些贫穷的国家是如

何度日的，他们的人均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我们的一半，四分之一，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甚至四十分之一。这一现象无法解释，看来也无从解释。有些新闻(还有许多)是印给人看的；你，读者，得从中看出些东西来！但大多数不能，因此大多数人甚至不首先看新闻。

我被报纸丰富多彩的内容迷住了。我对别人的私事、说长道短并不感兴趣，但报纸在那方面的内容也极为丰富。竞选更高一级职位的候选人和牧师被桃色事件所陷害。金钱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是那么虚幻，还不及原始的性的力量吗？性似乎总是可以通过零售变成金钱，但当今社会，它似乎可以通过批发，通过公开拍卖，变成一只超级基金。

不管你是否相信，公众媒体社会甚至可以被轻微的疏忽所伤害，几乎每一件事都如此。它有着太多的面包，它需要马戏团。它从事的游戏在继续着。你拉你养的狗的耳朵吗？你总是这样？啊，太残暴了。二十五年前你抽水烟？多可耻，人们怎能相信你。你有婚外性行为？几乎每个人都忘了婚前的性行为，违禁，违法，有罪的，因为对此谁也无能为力。几乎每个人都有婚前，或婚外的性行为，但你是不可原谅的。是的，分发避孕套——在每个学校，每个角落，年轻人成群接触的地方。谁管住年轻人？父母管不住，学校管不住，教堂管不住。谁管住大人们？新闻界反映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世界别的地方似乎无法穿透，除非来个地震，饥荒，传染病，或者一场战争。于是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别的地方有多糟。

你现在知道我为何被读到的东西所迷住了。我边读边思考，直到别的新闻引起我的注意。我读到的东西背后一定有更多的东西。这很难让人相信。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这是不可

信的！但白纸黑字。我们怎么会如此？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何处去？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们是最为幸运的，生活在一个不可信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一个想象中的天堂。一切都是可能的，不久前的一种可能性已经成为现实，未来学家是关于此时此地的哲学家。这一切仅仅来自于一份星期日报纸！那些其他的报纸杂志，那些专注于每时每刻所发生的奇闻轶事的成百上千种报纸杂志又怎么样呢？它们该告诉我们什么？谁能囊括一切？谁能知道一切？不可知的、不可到达的，已经到达了。

我想起我的父亲。我记起新的发明创造、现代科学的快速成长是如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这还是在二次大战前好久。当时他不知道有多少学校儿童得学习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后的这个世界，他变得悲观，甚至失望。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产品，他也相信（那时在我看来似乎是荒谬的）学一点拉丁语几乎对所有人有益。通过课堂教学来实现平等的观念？年轻时，我父亲常去看戏，后来他甚至到咖啡店打台球。对那时尚未出生的孩子以后不得不学得那么苦，比他还要苦，不能享受他享受过的娱乐活动，他真的感到十分同情。

爸爸，我生活在你的未来学思考的时代。拉丁语和希腊语让步，科学进来了。不管你是否相信，此时此地，孩子们对你所知道的数学，你所知道的历史、地理，甚至你那个时代你所知道的并不完整的科学，他们连一点也不懂。但他们知道那闪烁的屏幕，当你的眼睛患上白内障的时候，一种清晰、明亮、宽大的屏幕迷住了他们，比迷住你的戏剧、桌球更让他们入迷。我有点想打瞌睡了。

我是否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不，不清楚。为了确证一下，我走进门厅，走进厨房；到处都没有声音，只有远处路上驶过的

汽车的声音。也许是我们屋后的某一只鸟？我继续读报，但已经不能集中注意力。落日余晖正好照在水晶烟灰缸的边缘，放射出彩色的光芒，我出神地看着，此时又传来一声，是真的。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声音，又一声。我必须好好察看察看。

